

蒲公英

從八月十五這一天說起



八月十五日這一天，不是農曆，要是農曆的話，那是中華民族幾大重要傳統節日中的重要節日。

那是陽曆，就在這一天，小日本在中華大地蹂躪了十四年，屠殺我同胞三千五百萬，我想這三千五百萬的數目，只是籠統地算一下，真正的死亡人數應該不只這些。

就在這一日，小鬼子向中國投降。目前，大陸拍了不少抗日神劇，到底在那場全民族的抵抗中，是不是真如抗日神劇那樣，看後令人揚眉吐氣。

小鬼子，在未進軍神州大陸前，牠們狂轟著三個月亡華，誰知這一戰卻打了八年。八年是真正的全民發出怒吼，拖住了小鬼子全國大部份的軍力的戰鬥。

那份全民族，地無分東西，人無分南北，他們拋棄了政治成見，國共通力合作。

小日本是怎麼一個民族呢？根據清朝時的大臣左宗棠的評價是：「日本人知小禮，而無大義；拘小節而無大德，重末節而輕廉恥，畏威而不懷德；強必盜寇，弱必卑伏。」這就是牠們自己所謂的大和民族的真實寫照。

記得華作協在吳心鈿以及其他作協全工們的通力合作下，曾經舉辦了好幾屆亞細亞文藝營，那時邀請過二位日本漢學

家，名字我忘了。聽說，這二位漢學家有一次應中國作協邀請赴中國開會，主辦方招待他們參加南京大屠殺紀念館。年老的一位，目瞪口呆，面無表情，以他那時的年齡，也許是侵華日軍的一員，他應該是屠殺中國人的一員。而那位年輕的以中國方塊字寫作，他們所謂的漢學家直接放聲痛哭。可見，小日本當局是怎樣粉飾他們在中華大地，所犯的罪行。

小日本，永遠是中華民族的天敵，牠們的最終目標是全面滅絕中華民族，以完成牠們所謂的換國計劃。

歐美諸帝國主義，他們侵略中國，目的只是想從中得到利益，而小鬼子不同，滅絕中華民族是牠們永恆不變的國策。

中國只有強大起來，要是仍然處於清末民初那樣，中國真的會亡國滅種。

如今的神州大陸應該有了一定的國力，別說整個神州大地，就拿我們的家鄉來說吧，有一年，我離開搖籃血跡的家鄉五十多年後，第一次返鄉，聽見老家一位大媽說：「以前一到冬天被冷得夠噲的，如今，禦寒的衣服一切齊全，天卻不像以前那樣冷，總沒機會穿上我購置的寒衣。」那時好像是改革開放後頭幾年。

離開故鄉已七十年了，一直未能再次回老家走走，有朝一日，我會帶領兒孫再次走一遭。那時的老宅不知近況如何。

2025年8月18日

老油條

六根未淨野和尚釋永信



仰望奇艷宇宙夜空，遍佈秘奧星辰大海，窺大自然景色鬼斧神工，使咱們不得不相信天地間有真神。地球村人類宣揚的宗教凡多，如天主教，基督教，佛教，道教，猶太教，伊斯蘭教，喇嘛教等等。宗教核心是宣揚神靈的信仰，生命意義方面的觀念，給信徒提供了精神上寄托，引導信徒價值觀，指點在行為上對世間事態捨捨的種種善緣.....各樣宗教都有它自己的組織和聚會地點，諸如教會，寺廟，道院，宗派，教團

每一種宗教對咱們生活的社會都有着極深遠影響，宗教能促進社會和諧，但有時也會釀成社會衝突。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宗教可以成為他們生活上的精神支柱，可以幫助人們解決對生活上種種困惑，宗教有各自的拜神儀式和活動，如上教堂禮拜，聚會讀經禱告，周日彌撒，受戒或洗禮，每年朝聖或到道院唸經禮佛等，以表達對神明的敬畏和虔誠。不同宗教信仰往往會對社會有廣泛和深遠影響，包括政治，經濟，文化，教育等方面。宗教在人類歷史上有着重要作用和意義，它不僅是人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來源，也是社會文化傳承的基石

中國絕大部份國民是個信仰佛教的國家。神州大地目前大約大小小寺廟道院尼姑庵算算也有三萬多間，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區，浙江省就有四千多座，福建，江西也各有三千多座寺廟，其中最有名氣的千年古剎寺廟有四個，第一個是落於河南洛陽的白馬寺，它融合了中、印、緬、泰四國風格；第二是河南登封，嵩山少林寺是中國佛教禪宗祖庭和中國功夫發源地。它宛如一顆閃亮明珠，散發出獨特魅力，無數武術愛好者，來此追逐心中的武俠夢；第三個千年古剎是寒山寺位於江蘇蘇

州，庭院桂花飄香，營造出寧靜而悠遠的氛圍，人們可放下塵世喧囂，聆聽佛法教誨，感受心靈的寧靜。第四個千年古剎是靈隱寺坐落浙江杭州，建築宏偉壯觀，有深厚佛教文化和優美的自然風光吸引着衆多遊客，沉浸在大自然懷中，感悟生命的真諦

釋永信高僧晚節不保鬧出緋聞，實屬惋惜，翻開少林寺方丈釋永信身世，能步上這座千年古剎主持，確實是要經歷多少佛門坎坷磨練，他需要受盡許多艱難考核才能登上住持大位，誰能料到表面鐵臉嚴肅正派的背後，仍是一個吃人間煙火，六根未淨沉溺孽塵財色的野和尚，佛學空門教導世人看破紅塵，宣揚悉透凡間萬物浮華富貴，四大皆空，規勸引導世人脫離紅塵俗套誘惑，遠離沾染塵緣色性修成正果。釋永信高僧躲不過凡間女色和金錢罪惡的陷阱，甚至在大是大非面前從未顧及國家整體政治方針，與梵蒂岡暗渡陳倉，藕斷絲連交往。至於向世界宣揚少林武術國粹，雖是件好事，但他却將少林武術帶入商業化歧途。龐大金錢來源促成誘導了人性罪惡的墮落，在利益、女色、錢財刺眼閃亮金細下，戳穿了釋永信那六根未淨的靈魂底細。

一生給世人諄諄教誨功德都成為詛咒臭罵的空談，暴露它也只是一個紅塵與你我相同帶罪沉迷世俗的凡人。

從釋永信大師落馬，說明了即使一位多年唸經禮佛走入空門高僧，只要他整天接觸沾染凡塵世俗種種瑣事，耳濡目染塵世榮華富貴，吸盡人間煙火薰腥，圍繞周遭是魔鬼金錢、女色、權勢、虛榮誘惑，您真能到那種靈魂超人坐懷不亂，處污泥不染塵埃的聖人？釋永信這位野和尚非且毀污了佛門修行規規，他也使千年武功蓋世的少林聲譽蒙羞，猶如梵蒂岡天主教神父嗜好戀癖一樣無恥可惡。

稿於2025年8月15日

黃榮周

人生與酒



酒之於人生，似乎是上天釀出的一種液態意象，流淌於不同民族的血液裡，在漫長的時日裡發酵出一股揮之不去的醇郁氣息。人生與酒的情結，早已不只是杯中之物的沉迷，而是與光陰糾纏、沉淪為心靈深處一道雋永的回甘。

從遠古的祭祀陶罐到宴席上的金樽，酒是人與神明溝通的液體密碼，是人類最接近神靈狀態的俗世媒介。杜康造酒的傳說如同古老智慧的遺珠，暗示著酒並非單純用來解渴。杯盞裡凝聚的是一代代對未知世界的困惑與嚮往——酒氣氤氳處，日常的邊界變得柔軟，靈魂便能在片刻眩暈中掙脫桎梏，觸摸到平日裡遙不可及的天際雲影。李白舉杯邀明月，蘇軾把酒問青天，那酒中蒸騰出的是個體精神的飛昇，是對永恆遼闊宇宙投去的一瞥驚鴻。

人生的悲喜愁腸，是酒最本真的滋味原料。當孤寂沉入杯底，醇厚的酒液便映照出生命的底色。「何以解憂，唯有杜康」，曹操的低吟是借酒慰藉人心的印證。三杯兩盞下肚，深埋的思念、不甘的酸楚彷彿也被沖淡了許多。可酒中滋味又何止於消愁？

柳永「酒醒處」的空茫落寞恰是浮華褪去的清醒傷痕；阮籍駕車長哭的無路之痛，亦是杯中烈酒淬煉出的存在困境。酒液將悲歡揉捻、發酵，終在心底釀成人間百態，讓飲者在迷醉中普遍悲歡離合，卻又在清醒後咄摸出生命的厚度。

人間情意在宴席上流轉，酒杯如一掃而空，悄然開啟人與人之間情感共鳴的門扉。「開君一壺酒，細酌對春風」，酒杯相碰時的清響是情誼碰撞的純粹回音。無論是鴻蒙初辟時部落共飲的圖騰酒禮，還是圍爐夜話時燙酒對飲的親密無聲——酒在此時不再是液體，而是流動的溫情紐帶，將陌生人牽繫，令知己更相親。而一場筵席的喧嘩落幕後，那杯殘存溫熱的「醉後清歡」則成為記憶中彌足珍貴的一縷餘溫，恰似王維筆下「勸君更盡一杯酒」的真摯留痕。

清醒的世界有時刻滿邊界，酒氣瀰漫時卻提供另一重審美視角。在「醉眼朦朧」裡，「花看半開」的朦朧意境悄然浮現。李賀在醉意蒸騰下揮毫潑墨，筆鋒彷彿能劈開雲霧

幻化成蛟龍；蘇軾酩酊後揮就的文字裡，月光與江水已融為一體。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」，醉中天地既是現實疆域的溶解，也是生命張力的舒展瞬間。那片刻失重飄搖的美妙體驗，使心靈觸及平日不敢攀援的精神高度。

酒精讓感官迷濛，卻也神奇地澄澈心靈記憶。多年後的驚鴻一瞥中，「那晚的酒」已然蒸發，但當時舉杯共飲的場景、低吟的話語、甚至杯中晃動的月光，都被封存成醇厚的時光標本。在某個寂靜的夜晚輕輕攪開瓶塞，逝去的人和景又鮮活起來——猶如陳釀在靈魂深處迴旋低語，連接不可逆轉的過去與不斷流逝的當下。

人生與酒的交織恍若一場逃離的宴席：舉杯時飲下人間煙火，吞嚥中釀成百味悲歡。它既為我們打開暫時逃離現實的神奇通道，又最終帶我們返還人間清醒之中，只不過離席時靈魂已然滿身塵沙，卻也深藏幾縷微溫詩意。這流動的情緒密碼終究不是逃逸的捷徑，而是淬煉精神的一部分。在無數個「為君沉醉」之後，能在清醒的晨光裡品得那口「回甘」，才是酒給予生命最澄澈的回贈——在沉浮人世釀出一點點，又始終留存一種清醒的熱忱。

篆刻家楊堅水常年堅持用刀刻百圖（圖、字），用篆刻表現藝術。這一次，他又冒著酷熱，精心挑選從商代（約公元前16世紀）至今的100個名家書寫的「酒」字進行篆刻，把人生與「酒」的文化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
我曾是一位喝酒的文學藝術界人士。這本篆刻集裡的一個個「酒」字，好像一杯杯美酒佳釀，我細細品之，如癡如醉，把自己的感悟寫了下來，權為老朋友這本書的序言。衷心祝願楊老藝術生命長青，佳作迭出，為南安的歷史文化增輝添彩！

（作者系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員，福建省作協、民協會員，南安市政協委員，南安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）

楊文田

裁員潮席捲校園：美國高校寒冬已至，留學生何去何從？



2025年盛夏，本應是美國大學迎新準備最忙碌的季節，但從麻省到密西西比，從加州到康涅狄格，一股不同尋常的「寒潮」正在悄然蔓延，不是天氣，而是大規模裁員。

教職員工被「臨時郵件」通知解聘、系主任宣佈專業停辦、學生發現新學期課程表驟減、博士項目突然終止錄取、國際辦公室關門謝客……一幕幕令人錯愕的場景，在過去幾個月悄然成為常態。

多家媒體統計發現，從東西海岸的精英私校，到資源緊張的州立大學，再到依靠研究撥款運作的學院中心，美國高等教育系統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調整。裁員潮、招生縮減與經費凍結，標誌著美國大學正步入深度動盪期。而這場危機的餘震，已開始衝擊依賴教育資源生存的國際學生群體，特別是龐大的中國留學生社群。

教師辦公室關燈，課程悄然消失

「我是在刷郵件時才知道自己被解雇了。」加州一所中型公立大學的助理教授凱倫·R在接受洛杉磯當代理媒體採訪時這樣描述。

「沒有面試，沒有通知，沒有解釋。只有一封來自人力資源部的簡短郵件，標題是：『合同到期，不再續簽。』」

據她回憶，她所在的傳媒學院此前剛剛失去三個碩士項目，錄取人數被削減一半，「我教的那門《數據新聞入門》也被學校取消了。學生太少，學校不再認為它『具有生存價值』。」

相似的故事也出現在紐約、伊利諾伊、佛羅里達和德州等地。根據《高等教育紀事報》的不完全統計，2025年4月至7月間，全美已有超過130所高校進行不同程度的裁員或「結構重組」，預計裁撤崗位超過6000個，受影響專業超過200個，其中人文學科、教育、社會學和藝術類首當其衝。

項目砍掉、院系合併，危機蔓延校園深層

密西西比大學最近宣佈，將關閉其歷史悠久的哲學與宗教研究系。官方理由是「財政壓力與招生持續下降」。然而，許多師生質疑這是「一刀切」的粗暴管理。

「這不僅是崗位的喪失，更是學術生態的崩塌。」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終身教授憤怒表示，「你無法想像，一個研究型大學，居然不再保留哲學。」

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，原本開設五個東亞研究方向的語言課程，現在僅剩一門中文初級班。在馬裡蘭大學，環境科學研究中心已凍結所有博士項目錄取，理由是「聯邦研究撥款減少」。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，一項關於拉美移民與教育的跨學科研究小組被解散，其負責人已被勸退。

金融危機？還是結構性失衡？

表面上看，這場裁員潮與美國通脹持續、政府削減公共教育開支、捐贈減少等外部經濟因素有關。然而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高等教育結構性失衡的「集體反噬」。

過去十年，美國大學瘋狂擴張研究中心、建設豪華宿舍與健身房、引入各類行政管理崗位，而教學一線卻不斷被壓縮。疫情後線上教學盛行，許多高層開始重新評估「人員密集型課程」的成本效益，隨之而來的便是「優化」「合併」

「暫停招生」等冷冰冰術語。

《紐約時報》評論稱：「這是一場以財務為名義的『教育瘦身』運動，其代價是數十年累積的學術積澱和人文傳統。」

留學生的困局：失學、失簽、失方向  
美國大學的裁員潮不僅影響本土教職人員，更對國際學生群體構成嚴重衝擊。許多碩博項目突然取消，或錄取後因導師職位被裁而陷入「無學可上」狀態。

尤其是中國留學生，首當其衝。在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，一名獲得2025年秋季PhD錄取的中國學生李同學（化名）在辦理簽證期間收到導師郵件：「由於項目被砍，我無法接收你，請盡快聯繫學校改派導師。」然而，他新匹配的導師並無經費資助，意味著他必須自費攻讀博士，否則將無法入學。

「我已經推遲工作、放棄國內機會，現在什麼都沒有了。」李同學說。

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簽證政策。當前，美國F-1與I-1學生簽證審核愈發嚴格。項目變動、導師更換、資助中斷等都可能被視為「非正常學業狀態」，從而引發簽證拒簽、遣返甚至「5年禁令」風險。

沉重現實：留學美國，還值得嗎？

過去幾十年，「留學美國」一直是中國家庭心中的「高回報投資」。然而，面對裁員潮、項目取消、簽證不穩、就業收緊等多重不確定，越來越多家長與學生開始重新評估這一決定。

「這不再是價值穩定的投資。」一位上海留學諮詢顧問坦言，「過去申請就是『拼背景』，現在申請完了還得『看項目能不能活著』。」

事實上，不少留學生在美國陷入兩難處境：回國就業競爭激烈，「海歸紅利」早已不復存在；留美則面臨身份尷尬、H-1B簽證抽籤不確定性以及高額生活成本。

教育的寒冬，是偶發還是宿命？

美國大學裁員潮，是否僅僅是一個短期的「週期低谷」？還是教育生態進入「長期緊縮」的新常態？

不少學者認為，這場危機暴露出美國教育模式長期「以量取勝」「盲目擴張」的後果。在沒有明確增長戰略與公共投資保障下，大學被迫自負盈虧，最終只能將「預算赤字」轉嫁給教職工與學生。而這種「市場邏輯」主導下的教育管理，必然削弱學術的獨立性與多樣性。

加州大學一位前副校長坦言：「這不是一次『瘦身』，而是一場正在重塑大學本質的激進試驗。」

從一封裁員郵件開始的反思

一紙通知、一個崗位、一門課程、一位學生、一個未來。美國大學的裁員潮，不只是一場預算風暴，更是對教育本質的重新拷問。

當大學不再承諾穩定，當項目變得像「快銷產品」，當國際學生成為政策博弈的棋子，我們不得不追問：教育的邊界在哪裡？它該向誰負責？誰來捍衛課堂的尊嚴與傳承？

這個夏天，許多校園變得格外安靜。可這片沉默，正在醞釀一場劇烈的動盪。我們或許正見證，美國大學從「全球燈塔」到「本土收縮」的轉折點。

（作者系美國鳳凰華人資訊網董事長、資深時事評論員，長期致力於國際傳播與中外關係發展的觀察與分析。）

菲律濱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 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 營業部：227 Dasmarinas St., Binondo, Manila 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 傳真：82411588 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 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 member:UPMG GROUP